



學叢書

眼與淚

著
譯

尼夫林考
浩

行發店書

華新



(短篇小說集)

恨與愛

著 考什夫尼科夫

譯 汪 浩



3 0543 0101 9

ISBN 7-309-01011-9

行發店書華新北華



沒有門的房子.....	一
達拉秀克.....	一五
夜間喊聲.....	二九
引路的小姑娘.....	三五
甘西●基良.....	四三
老運水夫.....	五一
渡口主任.....	五五

沒有門牌的房子

房子冒起縷縷烏烟，拚命撕殺，宛似海戰中的軍艦。

重迫擊砲底排射像冰雹般灑到樓房上，把它打得傾斜崩塌，破磚碎瓦，紛紛落地。這正像軍艦在海戰中覆滅時的情景。

在這多日的戰鬥中，有許多房屋是值得人們像稱呼每艘戰艦一樣以高傲的名稱來稱呼它的。

被擊斃的總寇，亂雜雜的倒在閣樓上，五天五夜沒有功夫收拾。

伊瓦盛臥在重機關槍旁，順街掃射。富羅洛夫，謝列子涅夫和薩弗肯向鄰屋頂上窺寇自動槍手開火。季穆肯坐在煙筒旁，把子彈裝到空彈盤裏去。

季穆肯的脚被打傷了，所以他坐着裝子彈，他本來疼不可禁，很需要舐着喊痛的。另一個受傷戰士，又像昏迷不醒，又像已經死了。

風吹雪片，穿過破爛的屋頂打到閣樓上。季穆肯就爬去將雪收到食鍋裏，放在小炭壇上融化後，把水交給伊瓦盛來冰機關槍。



因屋頂上有許多被打穿的窟窿，閣樓上就越來越亮了。

伊瓦盛帶領的衝擊組，五天前，以巧妙大膽的襲擊，佔領了這座房子。在樓下還是攔着溜筒爬上去的，在那裏把德軍自動槍手殺死了。

樓房攻下了。

誰撕殺過，誰就會意味到勝利底無比快感。誰經受過這種情感的快樂，誰就會意到它是如何磅礴無垠的。

伊瓦盛豪做得忍不住了，他朝聲轉向戰士說：

——同志們，我們由德寇鐵蹄下解放出來的這所房子，不是一座普通的房子。——伊瓦盛本想說說，這所房子在戰術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居高臨下，控制着周圍地勢，但他覺得這類話還是太渺小了，而要尋找別的莊嚴堂皇的話。他果然說出了這樣的話。

——這是一座有歷史意義的房屋，——他喜溢眉宇地望了望周圍被子彈打爛的牆壁說道。

薩弗肯說：

——我聲明，——我們要不愧為一個在這房子裏住過的人。

富羅洛夫說：

——這就是說：我們要拚命守住這座房子的每塊石頭。

謝列子涅夫說：

——這樣一座有特別意義的房屋，是非常令人高興的。

季穆肯，——那時他的腿還沒有打傷，——就彎着腰，從地板上拾起一個壓壞了的廚房小器皿，小心地把它放到窗台上。

德寇不願放棄這座房屋。又舉行反攻。拂曉時，他們將我軍戰士逼退到了第二層樓上。到第二天時，已在第三層樓上進行戰鬥了。當戰士們退到了閣樓上時，伊瓦盛乃下令圍攻德寇。

四個戰士從房頂四面爬下來，落地後，即衝入了第一層房屋。伊瓦盛和三個戰士則拿着乾草（這是原先在閣樓上的德寇機關槍手睡覺的乾草），點燃了起來，每人拿着一大捆火焰熊熊的乾草，順着樓梯飛奔而下。

紅焰高騰的火人，嚇得德寇慌亂奔竄，就乘機拋擲了一顆能發出兩千炸片的手榴彈。

伊瓦盛叫謝列子涅夫和富羅洛夫兩人留下，守住德寇拋下的反坦克砲，自己和兩個戰士重新回到閣樓上重機關槍和傷兵跟前。

掩藏在隣屋牆角邊的德寇坦克，開始用高度燒夷彈轟擊。閣樓開始着火了。

伊瓦盛命令將受傷戰士抬到四層樓上，隨後又抬到三層樓上。但不久後又只好由三層樓上移走，因為有許多燒透的樓板開始在脚下崩塌起來。

在樓下，謝列子涅夫和富羅洛夫把反坦克砲拉近門口，向坦克轟擊。坦克在每次轟擊後，即隱蔽到屋角後，很難擊中它。季穆肯用一隻腳站就窗戶前打自動槍，他停住射擊，坐到地板上說，他再不能忍受了，要馬上爬去炸毀坦克。

伊瓦盛對他說：

——要是你疼得發暈了，我們就不需要你做這個。

不是，我根本沒有發暈，季穆肯說，——我不過覺得氣憤，這個混蛋坦克，躲在那角上來轟擊我們。

——嗚，那就是另一回事。——伊瓦盛說。——那我就反對，你去吧。

——我用什麼走去呢，——季穆肯糾正他說。

——我知道，——伊瓦盛說，——你不要生氣，我說錯了，——他即走到放有后

克手榴彈的牆角上。挑選了一個，拿回來，却沒有將它交給季穆肯，而拿出手帕細心擦擦它。

你不要就誤時間，——季穆肯伸長一隻手說。——也許你還想把紅綫花結纏到它上

面吧？

伊瓦盛將手榴彈由左手放到右手中說：

——不行，不如我自己去。

——隨便你，——季穆肯說，——祇是我用一隻腳站着，疼的更厲害。

——哪你就躺下好了。

——要不是他們在我耳邊對聲刺激我的神經，我就躺下了。——季穆肯就慎重地從

伊瓦盛手中把重手榴彈取過來。

——讓我把你抱到門口去。

——把我放下來吧，現在讓我自己去，——季穆肯說，並愕然問道：——為什麼你

吻我？難道我是女人或死不成？——他爬到院子裏又喊道：——我不在這裏，你們不要開罐頭吃。要是不留給我吃，我就不回來了。

燃燒房屋的火焰把雪映成粉紅色。坦克發砲底閃光照得雪地通亮，只見在雪地上有二個人捲縮着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上邊某處燒落了樑木把天花板都衝擊得搖蕩起來了。黑沈沈的什麼也看不見，烏烟瘴得人眼睛發疼，辣辛辛的毒氣鑽入人的口鼻肺腑。火燃燒到了樓梯扶欄上，像貓般往下急爬。

伊瓦盛走到謝列子涅夫跟前說道：

——稍微瞄高一點，約莫向着頂塔瞄準，免得傷着他。

——懂得，——謝列子涅夫說。接着，他眼睜着測準器，又補充說：——我想哭。好一個漢子，他在這裏說的話是多麼高尚呵！

——此刻要哭的是那些人，——伊瓦盛說，——他正在收拾他們。

要是一顆砲彈落在離你一兩步遠的地方那你就很難說出，砲彈爆炸的聲音怎樣。伊瓦盛被震得跌倒了，只覺得他的頭被濺浪，被爆炸震得簡直要破裂了，疼的眼花繚亂，到處都是一片紅光。

坦克上發出的砲彈在反坦克砲筒下爆炸了，把砲掀開很遠，翻倒的砲筒打穿了牆。油從打毀的緩衝器內流了出來，立刻就着火丁。

謝列子涅夫扶住牆壁站了起來，接着，他試試用右手將受傷了的左手扶起來，隨後，他走到立在地板上的無花果樹跟前，把它由花盆裏拔了出來，用粘滿了土的樹根去

撲打燃燒着的油的火焰。

伊瓦盛坐在地板上，兩手支着頭，身子搖蕩不停。他突然站了起來，蹣跚蹣跚的向門口走去。

——到什麼地方去？——謝列子涅夫問。

——喝水。

謝列子涅夫拾起一塊地板，伸到窗外，擱了一板子雪。

——吃吧，——他對伊瓦盛說。

但伊瓦盛並沒有吃雪，他覺得帽子，把雪放在裏邊，就往自己的頭上一戴。

——摘下來，——謝列子涅夫說。——頭會受涼。這會使你一輩子變成傻瓜的。

——有過爆炸嗎？

謝列子涅夫用牙齒咬着繃帶的一頭，包纏自己受了傷的手，沒有立刻回答。包紮好後，他說道：

——請你將我的手榴彈上好雷管，我一隻手是弄不來的。

——他把坦克炸毀了嗎？伊瓦盛又問。

——我什麼也聽不見。我的耳朵直在流血，——謝列子涅夫說。

——我好像喝醉了的，現在直想嘔，——伊瓦盛說着，就坐到地板上了。後來他——抬頭，看見並排坐着的季穆肯面龐時，並沒有驚訝，祇問了聲：——活着嗎？

——活着，——季穆肯說。——想稍微躺一下，不妨事麼？

——不妨事，——伊瓦盛說了，就試站起身來。

謝列子涅夫把自動槍放在窗台上，往下一蹲，就開始射擊着。短短的自動槍筒在每次排射時，便一上一下的彈打着窗台，因為謝列子涅夫用一隻手拿着自動槍，後來，他把子彈盤靠緊窗台邊，自動槍才不跳動了。

伊瓦盛攀着謝列子涅夫的肩膊，向他的耳邊喊了一聲：

——你聽我的話嗎？

謝列子涅夫點了點頭。

——到受傷戰士那裏去吧，——伊瓦盛說。

——我不會看護他們，——謝列子涅夫說。

——去吧，——伊瓦盛重複說。

——好，他們反正是昏沈沈的不省人事。

伊瓦盛命令富羅洛夫將所有家具，木頭等等都堆塞到窗戶和門口去。

——難道這樣的障礙可以阻住他們麼？——富羅洛夫說。

——快作，——伊瓦盛說？——執行命令。

當障礙已準備好時，伊瓦盛就拿起盛着燒夷液的瓶子，想在倒在地下的櫃子角上把它碰碎。但富羅洛夫阻住了他：

——燒夷瓶怪可惜的。請讓我把我身上穿的短棉襖浸上瀉去點火吧。

障礙燃燒起來了，薩弗肯走到伊瓦盛跟前說道。

——指揮官同志，恕我不堅決，但這樣，我是不能的。我寧可撲向敵人去。請允許

什麼你不能？——伊瓦盛問。

——就是這個，——薩弗肯朝着火焰翹了一下嘴。

——難道我們是得教徒不成？我想讓大家休息一下。德國人一看見火焰，就會靜下來的，——伊瓦盛氣忿忿地高聲說道。

——你這樣是想欺瞞敵人嗎？——薩弗肯說着，哈哈的笑了起來。

——是欺瞞敵人，——伊瓦盛頓聲回答說。

燻薰的喘不過氣來。軍大衣炙的火熱，發出一陣焦毛氣味。

火焰彎折起來，舐着房屋的牆壁，從樓下房屋突出外面。猛地起了一陣暴風，只見二團團的火球在黑暗中飛來飛去，好似無數的紅布在飄舞着。

德寇深信，房屋保護者已經覆滅了，於是就在環繞房屋四周的鐵欄石基後面分散停下了。

突然間，由窗中衝開飄晃蕩漾着的火簾，跳出了四個人，直向德寇撲去。當富羅洛夫跑到小門跟前，趕上了一人，拿瓶子猛然向他頭上一擲。這個德寇渾身着火，他拚命跑走，但很快就跌倒了。富羅洛夫躺在雪上滾來滾去，這樣來壓熄滅在他衣服上燒夷液。

薩弗肯躺在德寇機關槍前對伊瓦盛說：

——好像我的腦子裏都注進了烟子弄得麻木到極點了！

——烟子是不會鑽到腦子裏去的，這是你說蠢話，——伊瓦盛答道。

謝列子涅夫用他的一隻好手扶着季穆肯爬到街上。

「你爲什麼帶他來了？」伊瓦盤在他的背後問道。

「他已經死了。」謝列子涅夫說，「他可以做我的副手。橫豎我們是勝着，給弄露天氣裏要好一些。」

德寇又來逼攻，房屋保衛者不得已退到燒毀了的房子裏去。

地板燒成了一個大窟窿，內面堆滿了灰燼和燬壞的碎片。戰士們站在窟窿前點燃了工字形鉄架上，繼續開火。

戰鬥已進行了六天六夜。薩菲肯自言自語地抱怨道：「我沒有受傷，可是我受不瞭，就會立刻死去的。」——這樣的話並沒有一個人覺得奇怪的。人們的力氣已疲竭到斷分了。

當薩德肯說：「我受了傷，腳疼的要命，根本不能睡覺」，——同樣，也沒有人覺得奇怪的。

謝列子涅夫，渾身冷得發抖，因爲他流了許多血，冷的牙齒打顫說：

「這座房子的暖爐裝得很好。荷蘭式的。房子原來是很暖的。」

「原來這裏的東西還多着哩。」——蓋羅洛夫說。

「既然房子是有歷史意義的，那不管怎樣也會恢復起來的。」——薩菲肯忿忿說。

「只要牆壁完好，焚燒了也是無關緊要的。」

「你睡吧。」——伊瓦盤說，「不然你會死掉的。儘管歷史意義也好，小的龜殼，你斷遵照命令守住就得了。」

「對呀。」——伊瓦盤說。

——我不是討論命令，——薩菲爾說。——我只是說，任何房子都不可以意氣，是會人高興的。

這聲音四下企圖攻破房屋，擊走保衛者，但四次都被打退了。

最後一次，這聲響伴攻入了。敵軍在黑暗中用砲彈擊破窗戶。但這時不見開槍的火光，不知往那裏射擊好。當德寇跳出屋外時，在窗前一個人站了起來，一隻手握着自動槍，像打手槍般將子彈一顆一顆單個的射出。這個人倒地了。還有另一個人從森林的人站了起來代替他。這個人用一隻腳站着，手臂靠在窗戶邊緣上，開槍自動槍，也如打手槍一樣，用一隻手握槍打着。

直到天曉時，我軍才佔領了對河城區。

柔嫩、稠密而幾乎溫暖的雪花在空中飛舞。好像聲響愛護似的落到那些殘缺不全的烏黑樓房上。

一隊坦克在街上駛過去了。有許多裝着偽裝的陸戰隊員像白熊般壓在坦克鐵甲上。

拖着有機關槍手跑步走了過去。戰士們自己拉着小巧華美的小鐵車。車上載着機關槍，用雪白的被單遮蓋着。

最後，砲車拉着大砲行進，粗長的砲筒顛顛簸簸的點着頭，宛似向着兩旁房屋鞠躬致敬。

在那座燒焦了的房屋周圍鉄欄石基上，坐着三個戰士。他們穿着烏黑襤褸的服裝，他們的臉色憔悴，雙目緊閉，頭向後仰。他們都睡着了。另外兩人直接躺在雪地上，睡

當救護車一出現時，騎在雪地上的一位戰士，就把一個坐着睡覺的人底腿拉了一下。這個人醒過來了，歪歪倒倒地走到路上，舉手叫汽車停住。汽車開到了圍牆邊。救護隊員先將臥在雪地上的戰士放到抬牀上，隨後就來抬那些緊閉雙目，頭向後仰，坐着睡在圍牆旁邊的戰士。但伊瓦盛，——就是叫汽車停住的那位戰士，——向救護隊員

說：

——不要動這兩位戰士。

——爲什麼？——救護隊員問。

——他們沒有受傷。他們疲憊到極點了，他們要睡覺。

伊瓦盛向救護隊員要了三枝香煙。他自己抽了一枝，其餘兩枝放在睡眠人的疲弱嘴脣裏。隨後，他回頭向救護車司機說：

——你要小心開車，你知道這些什麼人！

——懂得，——司機說。接着他將眼一睜，向房子旁了，一旁問道：——你們是從這所房子裏出來的麼？

——對的。

——那末，你們的毒藥，幾已磨滅的很多了。能夠和你們鬥，真是快樂的毒，——司機說。

——得了，——伊瓦盛說。——像這開車，不要想開吧。

伊瓦盛把點煙了的人推了許久。他又再響響敲敲他的耳朵聽過了。但薩弗肯却還是

竭力想從他的手中掙了出來，直臥在圍牆旁邊。

後來，他們走了，潔白的雪花仍給罪孽落着，他們經過許多燒得像他們保衛過的那所房屋廢墟的房子。其中有些房屋是值得人們像補厚織氈一樣，以高微的名稱來稱呼它的，如像『光榮』，『勇敢』，『剛毅』等等，或者把它們稱作『季德甫』，『伊瓦盛』，『薩弗肯』也沒有什麼不好。這些名字也是足以引為自豪的稱號。

薩弗肯看見了一個戴着男子暖帽，手中提着一個軍包的女人，即走到她跟前，極力說和地問道：

——對不起，女同胞，你是本地人嗎？

——本地人，女人用憂色洋洋的眼睛瞧着薩弗肯說。

——請你告訴我，誰在這所房子內住過？——薩弗肯用手指着他們保衛過的那座房子。

——居民住過，——女人說。

——究竟是什麼人？——薩弗肯問。

——逃過的俄國人，——女人說。

——房子却是很老的，——薩弗肯詢問着說。

——如果真是老的，那就不可惜了，——女人懷舊地說。——這是在戰爭不久前才蓋的，真是一所漂亮的房子呵。——陡然她把包袱往地上一丟，伸直腰來，靦腆不安地喘喘着：唉呀，親愛的同志，我怎麼跟你說什麼房子的事，親愛的，讓我擁抱你一下

當薩弗甫遇上同志，伊瓦盛問他道：

——怎麼，遇到熟人了嗎？

——沒有，我只是打聽了一下：

稠密而幾乎溫暖的雪繼續飄舞着，所有三個人都極想躺在茫茫的雪上大睡一場。但是他們仍然往前走，走向城郊去，在那裏，機關鎗還在枯燥的嗚嗚嗚嗚敲着，殷殷的繩索還在有節奏地響着。

一九四三年。

達拉秀克

「好一達拉秀克！」

「真是泥鰍頭上生角來了。」

「怪事，怪事。」

「那裏找來的神力呵！」

「簡直是隻猛獅！」

「他原來是隻馴馴的獐子。」

「現在他使德國人倒楣了！」

達拉秀克站在地窖中間。在他疲憊而污濁的臉上總是流露着害羞似的微笑。

他急想那裏請了一層層次的軍大衣上的鈕扣，手指却麻木不勝。

有個戰士急去幫他脫下軍大衣，這種友誼的幫助，使他更加不好意思了。

另一個戰士倒了一碗茶遞到他手裏，還有一個戰士就向碗裏撒糖，幾乎把他餵得

的點點一箱茶期的份精着撒進去。

脫下毡靴來。

「弟兄們！誰有什麼，就拿什麼來。」

他們送給他毡靴，剛從脚上脫下來的溫暖的毡靴，而毡靴底主人，却鑽到寢牀上去了。

把煮熱了的罐頭放在他的膝蓋上，接着又遞給他一枝捲好的香烟，並給他點着火。達拉秀克簡直不知先做什麼好：穿乾毡靴呢，喝茶呢，吃饅頭呢，還是抽香烟呢？他們把達拉秀克頭上血跡斑斑的布片輕輕解下，纏上乾淨的新綳帶。達拉秀克馴順地聽從大家擺佈。

他連一句話也不能說：

他的喉嚨癢的難過，連連咳嗽不停。

他很想哭。

達拉秀克擦一擦眼睛，低聲說：

「爐子冒煙的很。」

又將眼睛擦了一下。其實爐子連一點烟氣也沒有。

有人在抖擻牀上的乾草，把雨衣鋪在上面並準備枕頭。

邱麻科夫，是這一班上最莽撞的傢伙，在高聲叫喊：

「今天不准玩骨牌！達拉秀克要睡覺休息。明白嗎？」

達拉秀克怎麼也不能抑住自己臉上快樂的微笑。時刻都處在甜蜜溫暖的假夢境中。

879-37
20

達拉秀克躺在牀上。靜默了。他們給他蓋上幾件軍大衣。拿報紙把煤油燈光遮住

了。
達拉秀克却不能入睡，在軍大衣下老是抖戰不停。這並不是因為發冷，不是的。而是因為他此刻實在興奮得過度了。

在戰爭中，有一種簡單的尺度來測量人對人的關係。

這種尺度，就是軍隊中弟兄間的品評。這種尺度是再公道不過的了。你一入伍當兵後，在大小事情上，都可以看到它，而且它將成為你的自驕心，愛情，良心和人生所必需的一切，成為比生命更貴重的東西。

達拉秀克原來是孤獨無伴的人。但這是他自己的過失。

第一次戰鬥後，指揮官檢查新戰士剩餘子彈的數量。達拉秀克總共只耗費了六顆子

彈。

為什麼射的這樣少？

達拉秀克沒有回答。

達拉秀克同志，這是怎麼一回事？

在我這裏……我……沒有明顯的目標，——達拉秀克拉長脖子吞吞吐吐的嘟

囁着。

隨後，有個名叫李泊托夫的戰士走到達拉秀克跟前氣沖沖的說：

——你為什麼撒謊撒到目標上去？害怕罷了。真的敵人，可不是嗎？你射他一槍，

他打你一排，你不對擊，他也停手。可不是嗎？

「不是，——達拉秀克說，雖然實際情形真是這樣。」

「唔，你原來是這樣的傢伙。嘿，得了，——李泊托夫說。」

「喂，弟兄們，誰有多餘的匙子？」

李泊托夫應聲說：

「難道這裏是軍事商店不成？自己應該帶着。」

在睡覺前，戰士們互相談論着。邱麻科夫說：

「我生活的很舒適，要我過別樣的生活，那就不行。我恨德國人真恨入骨髓。」

李泊托夫把眼向達拉秀克一瞟說：

「也有這樣的人，因為生活好，却油盡燈枯了心。」

「是的，也有這樣的人，——邱麻科夫附和說，同樣也向達拉秀克一瞟。」

「我時刻都準備犧牲自己性命的，——達拉秀克說。」

「白送性命，——李泊托夫插嘴說。——德國人正喜歡這樣。他就喜歡你不勸。」

他，他好打你。」

「你想我胆怯麼？」

「不是，是我胆怯，——李泊托夫泰然說道，——我坦白對大家說，我會胆怯。」

「爲的是使大家知道了，下次再不會繞恕我。——並挑釁式的重複說，我這樣說了。」

「現在大家都知道，我就再也不能胆怯害怕了。現在在我胆怯害怕是絕不行的。」

「對，——邱麻科夫說，——現在你不會再胆怯害怕了。既然你有這樣銳敏的天。」

良，怎麼也不會胆怯了的。

在第一次戰鬥中，人的情感總是苦悶的。這種情感弄得人們失神喪氣，精疲力竭，茫然不知所措。要一下子擺脫這種情感是不容易的。這同樣是一種精神病。

達拉秀克，苦於這種情感，總朝夥伴靠緊去。李泊托夫喊道：

——維持距離！

達拉秀克爬轉去，剩下孤單一人。開始他看不見敵人，隨便亂射，繼而想道，這樣發槍只是爲了壯胆。他羞愧起來了，也就停止放射了。

在戰鬥中，如果你看不到自己夥伴底動作，你也會覺得他的行動。幫助弱者，這是每個勇敢同志底天職。李泊托夫很想幫助達拉秀克，但達拉秀克沒有明白他的意思。拒絕了幫助，同時也就是拒絕了他的友情，而成了孤獨無伴的人了。

李泊托夫很快成了連隊中人人敬愛的戰士。他每一舉動都表現出公正，純潔高尚的品質。但他與達拉秀克再也不談話了。他彷彿沒有看見他似的。但達拉秀克却對李泊托夫極力要好。

當舉行衝鋒時，他仍舊極力靠近李泊托夫。

有次李泊托夫受了傷。達拉秀克把他抱在手中，想把他抱到繃傷處去。

可是李泊托夫從他手中掙了出來說：

——你想逃出戰場麼？

李泊托夫爬向前去，兇狠狠的回頭望着達拉秀克，宛如此刻他已成了他的主要敵人。

戰場。

我不知道，李泊托夫與戰士們是否談過這件事，祇是從此以後戰士們對達拉秀克就加疏遠了。恰恰又發生了另一件事，更使這種情形加深起來。

有次，他們這一班封鎖了一個敵軍火力支點。進行着肉搏戰。突然交通壕裏出現了一支新的德寇隊伍。他們急急趕來援助自己的隊伍。

班長喊了一聲：

——手榴彈！擲手榴彈！

達拉秀克投了手榴彈，却忘記扭開保險機，結果，手榴彈並沒有炸裂。

這次戰鬥，是衆寡懸殊，非常困難的。戰鬥結束後，李泊托夫終於找到了這顆沒有爆炸的手榴彈，遞給達拉秀克。

——喂，拿回去，用不着道謝。德國人會向你道謝的。

現在，達拉秀克一個人用自家的小食鍋吃飯，抽自家的香烟。他沒有一個朋友可以談談心事，讀讀信營。這真是一種孤單寂寞的生活。

在戰爭中是有使人們不易於饒恕的事情。

達拉秀克深感自己孤單生活的痛楚，力圖懇懇交，後來獲得對自己的好感。

然而人們對他的這種好意都表示憎惡地拒絕了。

他想和廚師葉格森交好，葉格森却說：

——你最好不要纏繞我。我覺得給東西你吃是等於白費。寧可多給別人一瓢，死也不會給你的。

當達拉秀克被派去傳遞報告時，人們都說：我們的泥鰍讓入帶水中去了。他害怕德

寇撤鉛子，正想到靜水中去避避。

—— 達拉秀克雖不是自願的離開戰鬥，且在路上常遭寇寇的身擊，而戰士們底憎惡心却始終追隨着他。這是達拉秀克覺到了的。

然而達拉秀克，不管自己怎樣痛楚難堪，不管他受着何等的顛連困苦，學懂得，對他的這種關係是公正的。

於是他對於自己的一舉一動，都用弟兄們品評他的森嚴尺度，來暗自加以測量，要是他的行動少微高過這種尺度一點，他即感到非常快樂。然而這是一種殘缺不全的，孤獨一人的快樂。

可是，誰能知道，在最近不久前，達拉秀克爲了更迅速地把報告送到，在敵人彈雨下並不伏着爬行，而挺身跑過窪地，當子彈在他面頰周圍唧唧拍作密時，他並沒有害怕這種唧唧拍拍聲，毫不臥避，繼續向前奔跑。要是他臥下避一避，本來沒有什麼不好。而他却始終沒有臥下。

還有一件與此類似的事情。在轉回支隊的路上，他碰到一個受了傷的機關槍手。他的副手已被打死了。他獨自一人用機關槍射擊敵軍的自動槍手們。

達拉秀克即在他旁邊代替機關槍副手的責任，一直戰鬥到晚上。後來，援兵趕到時，達拉秀克站起對這個機關槍手說：

—— 再會。

—— 謝謝你，—— 機關槍手說。

—— 沒有什麼，—— 達拉秀克說。

當他回到支隊上時，隊長因為他行踪不明，而懲罰了他。

達拉秀克不敢說出他在什麼地方逗留過，——顯然人們不會相信的；達拉秀克這個人，怎麼會忽然自願作了這樣危險事情。他只是吞吞吐吐的說：

——我迷了路。

——那末，指南針是作什麼用的？——隊長質問。——你要再迷路，我就派你去當輔重兵去。在那裏不會再迷路吧。

請看，同是這個達拉秀克，此刻却作出了一件驚人的奇事。這條泥濘竟生出角來了。雖然有許多人覺得是可怪的，其實也許並沒有什麼希奇。有人說，人的性格是終生不移的，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一條河。一面是我軍的壘壕，另一面是德寇。當時形成了這樣的局勢，河是『無主』的。可是，既然河是我們的，怎麼可以說是『無主的』呢。

那末，你去佔領它吧。命令下來了，我們定去佔領。命令果然下了。衝鋒開始了。支隊衝破了敵人的堡壘線並衝入了他們的腹地。

德寇重砲開放強烈的砲火，構成一道火幕。

他們向着河灘擊。砲彈粉碎了河冰。每次爆炸後，黑色河水騰空而起，在嚴寒中騰起蒸蒸的霧氣。

德寇利用砲火幕的障隔，調來援兵。

願造夫金中尉寫了一封說明敵人力點分佈情形的報告。須用我們的大砲將這些火力點鎮壓下去。不然，德寇不讓我們的部隊增援上去，並會把衝入的支隊擊回的。

——你去，——排長說。

——是，——達拉秀克說。

——你能送到嗎？——排長睜着達拉秀克眼睛問道。

達拉秀克懶得排長在想什麼，立刻備促不安了。達拉秀克想說出上次機關槍手的事。爲了使排長相信他，此刻說出這件事情是很必要的。但排長忽然握了提他的手說：——完了，去吧。

達拉秀克也就走了。

這是一個風雪怒號的黑夜。有無數的照明燈拖長長光亮帶子在天空中搖晃着。機關槍射的紅色發光彈，像炭火般撒落下來。各處的爆炸震裂了大地。

達拉秀克沿着沒有道路的雪地走去。

有一個凍僵的德寇橫臥着，他的淡黃色的長髮凍結在雪地上。他的臉向後仰着，眼睛開着。眼窩中凝結着宛似一副眼鏡似的兩塊澆固的厚冰。顯然，這個德寇在死前哭過。

達拉秀克毫不介意地向死屍望了一眼即過去了。難道這樣僵臥在草原上的還少麼！達拉秀克邊走邊想，——想到了排長和他談話時，他怎樣厲害的焦急過。這是因爲

排長有可能不派他去。如果排長不派他，他簡直會被饑餓的空氣窒息死。現在他感覺得這麼爽快，彷彿是神怪一下子把他從死裏救出來了。因爲不派他去，那就等於宣判死刑。

砲彈落到河裏，起初穿破堅冰，轉瞬間，在冰上祇餘下黑森森的大窟窿。接着由河裏飛騰起巨大的水柱。冰塊碎裂得叱叱響聲，震動耳鼓，在冰塊中間噴泉四濺，白氣騰

騰，宛如熱水一般。

達拉秀克下到河裏，踏上冰塊。

冰塊在水裏好似油屑在水上一樣輕飄。把冰塊踏陷到水裏去了。他就跳到第二塊冰上，接着又跳上第三塊。但毯靴很快的凍上了一層冰，腳下一滑，溜了很遠。越到冰塊邊緣，就越傾斜。他跌倒了。

他在冰塊邊緣上小心翼翼地站了起來，把腳抬起放到另一塊冰上。他沒有跳，怕的是一下子滑倒。但冰塊却四散飄浮開了。他力圖用腳把冰塊穩住，但冰塊底力量比他大，他就跌落水中去了。

水彷彿是滾熱的，因為他覺得周身被火燒灼一般。他力圖攀到冰塊上，但冰塊傾斜了起來，成了陡壁，所以他怎麼也不能攀到冰上。

砲彈在空中嗖嗖的直響，活似電鏢在鏢空鏢時發出的聲音。

達拉秀克連頭都沉沒水中了，拚命的縮起身子。又來了一個爆炸。水沉重地打着他，把他打得連連翻滾。他覺得水打到身上，沉重堅硬，簡直像玻璃一般。

達拉秀克想站起來。他的後腦碰在合攏了的冰塊上。他很想將冰塊舉起，然而他的力氣僅夠支起身子呼吸一口空氣，而冰塊却像沉重的蓋子，把他壓到底下去了。後來，他終於把它推開了。

他用兩手繼續推開冰塊，往淺灘走去。河岸邊的冰是整個的。他攀上冰緣，走到岸上，即開始向前跑去。但很快衣服緊縮起來了，變的硬邦邦，直挺挺的。接着就開始縛裂開來，彷彿鐮十把銳利的剃刀割割着他的身體。

他將雙腳高高提起，急急跑着，把兩手來回揮動。他想這樣來暖和解和身子，但已暖不過來了。

達拉忒克忽然喉啞一噴。幾乎跌倒了，他不由的望了望碰着脚的是件什麼東西。

達拉忒克看見了一個凍僵的德寇屍首橫臥着，他的淡黃色的長髮緊緊的膠凍在地上，臉向後仰着，在屍體底眼窠中凝結着滾圓的兩塊厚冰，宛似一副眼鏡。

達拉忒克想了一想：『我已在那個地方看見過這個德國人』，然而究竟在什麼地方？——却想不起來。

他突然記起來了。他真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難道德國人僵臥在草原上的還少麼？這不是那個德寇，這是另一個。

他向四圍一望，驚駭萬分地相信了，這個就是那個。

於是他急往回跑，跑得身上的衣服拆裂作響。

現在他再不企圖跨冰渡河了。一直跳到了水中。真有點莫明其妙，水却似乎比從前溫暖些了。他推開冰塊從水中走去。水上白汽騰騰，宛似滾水一樣，其實它是冰冷得連魚也會僵凍在這裏面的。

他一攀登到河岸上，又重新向前奔跑。

他很快就不覺得活似有幾十把鋒利的剃刀在割他的身子了。

在戰地情報處的士器中，有一個人走了進來即跌倒地上了。好像鐵板似的碰着地上，碎然作響。當人們來剪開他的衣服時，衣服硬得像鐵一樣。

他們儘可能的給他換了衣服，設法使他甦醒了過來。

不久德在海的上空，就有一羣羣的重砲彈，嗖嗖叫着飛過去，好像有眼睛似的，都嘩嘩地落在德寇的大砲上炸裂了。一羣羣，一排排接連不斷的飛了過去。

後來，庫爾巴托夫少校來到情報處土窩中說：

——達拉秀克同志在那裏？

——我，——達拉秀克說。

——你還能作點事情麼？——少校問。

——能，——達拉秀克說。

——你還能再走一次麼？——少校問。

——還能再走一次，——達拉秀克說。

——要把無線電纜送給他們去。他們的無線電機打壞了。

——是，送無線電機去，——達拉秀克說。

他整理了一下無線電機的繫帶，把它扣在身上，就走出土窩了。

風雪平消了。空氣玲瓏透亮。河是靜寂寂的。被打碎的河冰已接了縫。水再不冒白

氣了。

達拉秀克走到河冰上。冰不搖蕩了。他邁步由一塊塊的冰上走過去，冰紙嚓嚓的響

着，但沒有破裂。他走到河邊時因過於急忙落入水中了。

隨後他攀上了河岸，背着無線電機向草原走去。

很快就走到了騎有那個繫纜了的德寇殞屍的地方。達拉秀克看了看他向後仰着的臉，看了對他眼窩中的兩塊淺圓的厚冰，想道：『大概，在死前他曾哭過』。

他又想起，管他覺得最難過時，他從沒有想哭，而只是憤恨。這種憤恨心，是一件多麼合理的東西！憤恨心給了他力量。也許從前達拉秀克底憤恨心不夠吧。

後來，達拉秀克把無線電機，交給了指揮官，得到去休養的命令。

他就這樣來到了從前德寇居住過的土籠裏，他同班的戰士們都熱烈地迎接他。他個歡迎他的情形，我在上邊已說過了。

此刻達拉秀克正在睡眠。戰士們靜悄無聲地坐在他周圍，雖然很想玩玩骨牌，但恐骨牌敲着掉面的聲響會妨礙睡眠的人，也就沒有玩了。自然，也可以不摔響骨牌來玩耍，但不摔響骨牌，又算什麼玩意呢！

土籠門開開了。李泊托夫站在門檻前。欣然大喊道：

——弟兄們，你們聽說過達拉秀克的事麼？

——靜一點，達拉秀克正在睡覺。明白嗎？

這是邱麻科夫一躍而起，用自己沉重的手掌掩住李泊托夫底嘴，兇狠狠地對他說：

李泊托夫將眼向戰士們一掃，向正在睡眠的人努了一努嘴，隨即輕輕的坐到寢牀上。

——請你放心吧，——一個戰士說。

——最主要的——要有良心，那它早晚是會表現出來的，——另一個戰士說。

——俄國人的力量是永不磨滅的，——第三個戰士說。

——他真有翻天覆地的能力，——第四個說。

呀！

——你倒說夠了吧，——班中最莽撞的邱蘇科夫粗聲濁氣的說，——人在這兒，大家都默不作聲了。李泊托夫笑容滿面地坐在寢牀上，看他這微笑的樣子似乎他知道了——一件人所不知的事情。

一九四三年。

夜間喊聲

這個故事是衛生指導員瓦西里·魯克赤，亞羅帕爾切夫向我敘述的。這時他受了傷，臥在戰地醫院病牀上，不僅受醫務人員的關心看護，而且傷愈戰士和軍官們都對他竭誠慰籍，——因為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他剛在不久前於槍林彈雨中從戰場上救出來的，流血不止，疲弱不堪的戰士。

亞羅帕爾切夫背病牀仰臥，把疲乏無力，靜脈腫脹的兩隻大手，伸在毯毯上面，聲音沙啞，氣忿忿地說着。間或用力抬起手來，把手指撥起來弄鬍鬚。雖然鬍鬚長的又窄又稀，對於他頰骨寬大，滿臉密密的臉很不相稱，但他還是留着鬍子，因為鬍子是近衛軍人的時髦。而亞羅帕爾切夫就是一個近衛軍人。

：在八月二十四日夜間，爭奪小普洛斯卡亞高地的戰鬥停歇了。

溫暖的暴雨一連下了兩天兩夜，把地面淋得簡直在脚下崩陷下去，好似腐爛了似的。

一塊不幸的「雨不管」地段，橫臥在敵我兩分線中間。遺棄了的戰壕中儲滿了黑

水，掩蔽部底頂蓋倒塌，割裂了的木料漂流在凹地水潦中。在這裏，救護馬車是不能轉動的。

亞羅帕爾切夫砍了兩株白樺樹，把樹幹的一端拴在馬鞍上，使樹梢拖在地上，鋪散得像一把大掃帚似的。他就用這種無輪拖車，從『兩不管』地段上把傷兵載運到裏傷所去。

但就是在這『兩不管』地段上，他的馬匹也很快被希特勒匪徒擱斃了。

德寇由戰場上把自己陣亡兵官底屍體收集起來，用繩子繫到腳上，將屍首曳去，好像俄國戰士不知道他們究竟陣亡多少。此外，德寇兵士爬在田野上打死我們的傷兵，在屍首旁設立埋伏，更熟練的惡賊則採用更毒惡的手段；如果我們的戰士躺在那裏失掉了知覺，他們在他身下埋上地雷，用細鉄絲同爆炸管連結起來，纏在傷兵身上。

然而德寇對自己的傷兵也並不客氣。他們翻搜傷兵底口袋，把他的東西搜得一乾二淨，要是傷兵喊叫起來時，便從容不迫地將他刺死。

因此說二十四日夜間在小普洛斯卡亞高地一帶的戰鬥完全停止了，這是不十分正確的。

我們的救護隊員，一面救護傷兵，一面就同德寇進行着不斷的撕殺。有時，爲此甚至聯合成五人一組，

在某次這樣的撕殺中，他們將亞羅帕爾切夫的馬打死了，因爲這匹馬在彈雨中，不會如哥薩克馬般臥伏地上。

誰會在火線上證過，誰就會知道，戰後夜間在『兩不管』地段上德國傷兵叫喊的情

聲。他們嗷嗷的聲音，活似寒畜被宰殺時發出的慘叫，使人聽得難耐。

我們俄國的受傷戰士，是以軍人剛毅精神靜默地忍受苦痛。甚至在臨死之前，本來對於一個人，什麼都是無足輕重的了，但每個戰士爲了自己的軍人豪邁精神，還是咬緊牙關，雙手抓入泥土裏，默不作聲。

因此，衛生指導員在戰場上尋找我軍受傷戰士是很困難的。但這種情形也有助於保持我們受傷戰士底生命。

亞羅帕爾切夫失掉馬匹後，頭上掛着德國自動槍，在彈窩密密，觸目驚心的戰場上來回尋找傷兵。

轟然聽得有人大聲呻吟。他以爲這是德寇在叫喊，慢步朝着發出呻吟聲的方面走去。

在一個一五二公厘口徑砲彈炸成的彈窩中，找到了我軍受傷戰士武謝銀。查良保夫。

亞羅帕爾切夫驚訝萬分。怎麼這樣，我們的戰士突然會喊叫起來了！

但在看到查良保夫滿頭鮮血淋淋時，即將他的頭抱到自己的膝蓋上，開始包紮。

查良保夫睜開眼睛；看了看亞羅帕爾切夫，淡然說道：

——你不要給我包頭。我頭不疼。這是我自己在跌倒時碰傷的。

亞羅帕爾切夫便說：

——你只是碰傷了，爲什麼你像傷兵一樣的躺着，還像德國丘八般叫喊著呢？

並譏諷地補充一句：——嘿，在你沒有碰傷前，你打死了多少弗利茨？

——一個也沒有，——查良保夫安然說道：

——這是什麼緣故？——亞羅帕爾切夫問。

查良保夫伸了伸手，小心翼翼地將腹上濕透的軍衣掀起。亞羅帕爾切夫看過後，即轉過頭去了。查良保夫把軍衣下緣放下了。

亞羅帕爾切夫說：

——這不妨事，可以治好的。

查良保夫傾聽一下，決然說道：

——請你走開。

——爲什麼？

——你是朋友，就請走開，查良保夫說。

亞羅帕爾切夫覺得他的請求很奇怪，但他清楚知道，這位受傷戰士是不能放在雨衣上拖着走的，而是需要兩個人小心抬上去，於是他給查良保夫包纏過胸部與腹部後，就離開他，尋覓助手去了。但亞羅帕爾切夫剛一走開，就又聽見查良保夫呼聲大作。亞羅帕爾切夫躊躇站了下來。想了一想，大概查良保夫呼叫着，是想使他不迷失他的所在地，因喊道：

——你不要叫喊，德國人會跑來宰掉你的，我把你的地方記好了，決不會有什麼差池的！——隨即走去找尋救護隊員了。

當亞羅帕爾切夫同救護隊員杜得尼克走向查良保夫躺着的時，忽聽得一響槍聲和脆弱的呻吟聲。接着就靜寂無聲了。他們急向受傷戰士臥着的地點跑去，偶然失足跌

入儲滿污水的塹溝，一爬起來又向前急跑。

一跑到那裏，他們看到了這樣一幕情景：

查良保夫坐着，兩手撐在地上，一把短刀橫在他的膝蓋上，旁邊有一個身體長大的德寇，臉埋在泥土裏，伏臥地上。另一個德寇，則彎曲着身子，雙手掩住頸喉，向一旁爬去。

查良保夫緩緩地抬眼望着亞羅帕爾切夫，費力轉動舌頭說：

——同志，你以為我像婦人般哼叫是因為疼楚害怕麼？不是的。我在呼喚德寇來。他騎下身子，喋喋說道：——現在請你小心尊敬地將我抬走。現在我不以受傷為可羞了。

亞羅帕爾切夫快把這個故事說完時，銳敏地注視着我面上的表情，看到臉上有什麼使他愉快的神色，他就驟然抬起身子，靠着枕頭，嚴厲說道：

——我在報上讀到，有一個手無寸鐵的戰士咬斷德寇喉嚨的事件。我就告訴你：我若是遇見了那位戰士，定會如親兄弟般抱吻他。這就是我的意見。——隨後，他平靜了下來，重新躺在枕頭上，將自己胼胝的兩手伸在毯子上面，繼續輪動指頭，緩緩地補充說：——如果你是愛聽各種奇聞的，那我就對你敘述一件曾在報上詳細記載過的事情：有一個牧羊人在山上遇着大風雪。他收放的綿羊眼看就要死掉的。但這個牧羊人，並不是聽天由命的人。當弱小的羊跌倒時，他就把它們當作小孩般抱在手中走，夜間就把身上短襖和皮大衣脫下，憐愛地蓋在母羊身上。為了使羊羣便於走過，他在雪上踏成了五公里的行路。四天四夜沒有半點食物入口，並不會宰殺一隻小羊。當他把羊羣趕入濃風

廢時，沒有丟失一隻綿羊。這種忠勇行為得到了政府嘉獎，曾經給他「勞動勳章」一類。而現在這位忠誠的牧羊人就要榮膺「戰鬥」章或勳章了。

——這就是查良保夫嗎？

——自然哪！不然我爲什麼講述這故事！

——亞羅的爾切夫抬起手來，燃了燃自己近衛軍人的稀薄鬍鬚，這鬍鬚長在他的嫩黃臉龐，和這剛毅的臉龐上是很不相稱的。

引路的小姑娘

偵察連連長將她領到了戰士睡眠的房裏，很客氣地說道：

——請坐，稍等一會。我們的職業是這樣的——白天睡覺，夜晚遊邏。

——也許，一個中尉在一個青年女子前面，立正行舉手禮，似乎是不該的；在她軍大衣的領章上沒有任何官階識徽。然而這次，中尉覺得自己是男子的感覺超過了他是官長的身份。

小姑娘坐在一條凳子上，向窗戶裏瞻望。

玻璃上蓋滿了各種奇離古怪的白色樹葉。這是嚴寒凝結成的花紋。

戰士們蓋着軍大衣，睡在地板上。

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過去了，而她仍舊坐在凳子上。

一陣陣苦痛難堪的急劇咳嗽，使她全身抖個不停；她彎着腰，把手套緊握着嘴，繼續這樣來削版咳嗽。後來，她把身子向後仰着，急急的喘着氣，後腦緊貼牆壁，腿膝的

嘴唇多嚙不已，而在她張大的雙目中，滿含着瑩瑩欲墜的痛淚，她就用手套將它揩去。天色漆黑了。

中尉走進來，黑暗中什麼也看不見，他問過：——女同胞，你在這裏嗎？

在這裏，中尉同志，——她暗啞地說。

中尉彎起腰來喚醒睡眠的戰士。

接着，他把班長徹瓦科夫喊到一旁，低語許久，對他下了某種指令，結束時高聲說：

——營長就是這樣命令的：一般的領導是你，具體的是她，——並把頭向小姑娘這一邊一翹。

——明白了，——班長說，隨即就穿大衣。

黑地裏大家急促地吃過晚飯。小姑娘撮着半碗粥，小心翼翼地吃着，彷彿每口粥都會使她的喉嚨痛楚難禁似的。

看來，她沒有吃完自己這一份粥，於是班長說：

——您不要着慌。在遊艇前吃點東西很是重要的事。

——我不着慌，小姑娘輕聲說。

整裝出發時是很短促而靜悄的。徹瓦科夫看見小姑娘用絨圍巾小心包纏頸脖，就說道：大概你的嫩脖子怕受風吧？

小姑娘什麼也沒回答，大家走出房庫了。

一輪銀盤似的明月，高懸在空中。雪在閃爍發光。

徹瓦科夫咒罵着月亮，走到前邊去了，驀地回過頭來對小姑娘說：

——「偷越前線，自然是我領導。再往前走就是你了，要請你費心。」

小姑娘雜在伊格納托夫和拉米施維里兩個戰士中間走。經過一個曠野，在探照燈光似的光藍色的月光下，他們看看自己的女伴，簡直不認識她了。

她體格矮小，穿着一雙毡靴。軍大衣在她身上，活似小孩子穿了父親的皮大氅似的裹着身子，而她一對水汪汪的美麗眼睛，使得兩位戰士怦怦然不敢逼視，轉過頭去了。

女子突然滑了一交，伊格納托夫即一步跨到她跟前說：

——「請讓我扶着你走吧。」

女子站住愕然問道：

——「這爲什麼？」

伊格納托夫在凍得臉白的嚴寒下都羞得滿面通紅了。拉米施維里跑來幫他的忙。

——「小姐，在我們高加索，有這樣的規矩，男子隨時都應該是女子的衛士。」

——「可是在前線上也該這樣麼？」——小姑娘頓聲說着，——「好好的想想吧。」

拉米施維里還想向她說什麼話，但徹瓦科夫却氣忿忿地喊道：

——「不准說話——忘記了你在什麼地方了。」

——「十二點鐘前越過了火線。走進了又陰又暗，雪地上樹影森森的樹林中。現在，小姑娘已經走在前面。她將兩手縮在軍大衣袖筒裏，踏着密密的小步，飛快的向前走去。羊腸小徑走完了，越過一條雪及腰際的深溝。接着又是一片窪地，只好爬着前進。爬

了很久，大約一點半鐘。走到了二片伐掉了樹木的地帶上。繞過了一個隱立在晶瑩晶瑩雪地上的，黑森森不美觀的小村莊。隨後又在毫無人跡的深雪裏走去，腳踏入流沙似的乾雪中每步都要費力拔着。

只有一件事情不好，小姑娘咳嗽起來了。在這種緊張，寂靜，萬籟無聲的寒夜裏，她的一陣陣的乾咳聲，可能破壞全部任務的，走到了指定地點時，徹瓦科夫說：

——請你暫時藏在草堆中等我們。餘下的事，我們自己會辦好的。

——很好，——小姑娘低聲說，她簡直精疲力竭了，拿絨手套緊掩着嘴。

在指定集合時間後，戰士們即四散出發了。

過了許久。朦朧暗淡的曙光開始照耀着大地。

伊格納托夫第一個回來了，接着是拉米施維里。他的神色興奮而又焦急不安似的。

他說：

她給了我們這樣的好情報！真該把她舉在手上。

——別說！難道她會同意？——伊格納托夫懊喪地嘟囔着。向乾草堆瞟了一眼，她

真不安地問道：——你想她結婚了沒有？

徹瓦科夫突然靜悄悄地跑來了。他命令：

——弟兄們！出發。——接着兩手將頭一抱，不覺高興得叫了出來：真是好情報！

營長一定會高興得手舞足蹈，像馬戲院裏的戲子一樣。

回頭走的是另一條路。還是小姑娘走在前邊，雙手縮在軍大衣袖裏。她又咳嗽起來

了，她將絨手套緊緊遮住嘴，拚命的抑制咳嗽。

戰士們帶着自豪的神情望着自己的女嚮導，在每人的心坎裏，油然發生了各種親熱的語，這樣的話在各人生活中甚至對於最愛的人都很少說第二次的。

在靠近施莫洛斯特村的大路上，被德寇俘虜的居民在清除道路上的積雪。幾個裹着毛毯圍巾的德國丘八看守着他們。有一個女人兩腳縮到肚腹下，躺在路旁，滿面都是凍凝了的淚血。

拉米施維里咬牙切齒，開始摘下手榴彈。伊格納托夫從頸上摘下了自動槍。徹瓦科夫強聲說道：

——沒有信號，不許開火。

忽然小姑娘儘着她的病喉高聲說道：

——不許發信號。

——怎麼不許？

——很簡單。你們願意讓他們來刺死嗎？

——你說的是他們麼？——徹瓦科夫驚訝起來了。——十二個統帥的「弗利茨」！

我們這樣突然去打他們：

——我說：不許去。

——不要說空話！——於是徹瓦科夫就轉過頭去，下令道：聽口令！

但是這個小姑娘並沒有就此安靜下去。她咳嗽着，喊叫說：

——我決不許因幾隻死狗子，就拿情報去冒險！

——一點也不冒險，——徹瓦科夫傲然說。——弟兄們，走吧。

女子擋住了他們的路。

——閃開，——徹瓦科夫粗魯地說。就一步跨到了她跟前。——你想幹麼？沒看見人們在受苦嗎？

——你敢，——女子低聲說。——我要喊叫，於是跑到一邊去了。

徹瓦科夫將手槍向上一拋，放在手裏顫了一顫，低頭不看戰士，鬱鬱地說：

——唔，沒辦法，大概只好這樣走開了。不然，可以因一個女子的脾氣，破壞任務的。

——她是壞蛋，——伊格納托夫苦痛地說。

——她不是好人，——拉米施維里附和說，並向雪上一睡。

回頭走時，大家都含着一種苦辣辣的沈悶滋味，戰士們極力不去瞧視他們的女伴。從前他們覺得甚至她軍大衣上的每條摺縫都是可愛的，現在他們却憎惡起來了，當女子

跌倒時，誰也不伸手去扶她起來。

戰士們到了司令部時，太陽已高掛在天空中。徹瓦科夫冷冷地對小姑娘說：

——你的腳簡直走不動了，去睡吧，我們沒有你也能報告的。至於說到感謝，讓長官向你說吧，我們對於你是不覺得有什麼要感謝的。

小姑娘點了點頭，縮着身子，慢慢的走進屋裏去了。

徹瓦科夫將偵察的結果報告了偵察營營長。戰士們獲得的消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立刻就要密電生電告軍長了。接着營長問：

——波格拉多娃在那裏？她身體怎樣？

——就是給我們引路的那個女子麼？徹瓦科夫。——大抵，睡昏了吧！我們對她寬恕受夠了！——他鄙視地一笑，就從路上跑到那處守衛隊向哨兵問了一遭。

然而竟出乎徹瓦科夫意料之外，當他問到那處守衛隊哨兵時，哨兵竟不為所動，他的喘息就越來越重，越發覺，真像這件在行刑場，他這夫也自然受刑幾一般。

徹瓦科夫說完後，營長一句話也沒有說，在房中踱來踱去，許久不停，一眼也不看那些立正站着驚訝地望着他的戰士們。陡然，他急地轉過身來，沈濁地說：

——這位波格拉多娃，兩天前被德國人絞在施莫洛斯特村。恰好這河游擊隊衝進去，把她救活了。你們看見，繩子怎樣把她的頸脖勒斃了？她咳嗽，吐血多麼厲害？這個有病的受傷重重的女子，一舉一動都是合理的。也許，在路上她看見了自己的父母，但她知道，偵探得來的消息。要比任何一打德國兵士貴重的多。你們還在這裏胡說八道的說她：——好一批英雄！——營長把手一揮說：去吧。

戰士們走出後就站住了。徹瓦科夫臉色發白。伊格納托夫底嘴唇抖個不住。拉米羅維里，則揪扭着胸前的軍服忿然要求：

——我們立刻就到她那裏去請罪！真糟糕，真糟糕！

伊格納托夫痛心低聲道：

——這件事只是請罪怕是挽救不了的。

——弟兄們，請罪，無論如何是需要的，——徹瓦科夫慢吞吞地說。——只是我想用這樣一個方法來作。我們即刻就出發到蘇莫洛斯特村去，只好把睡覺的事丟開了。我

們去看看那些絞她的「弗利茨」，倒也怪有勁呢……

——現在我們什麼都能作了，——拉米施維里長着地低聲說道。——現在要幹什麼，就幹什麼。情報已經交上了——人是自由的了。

不要多說，——徹瓦科夫鄭重其事的打斷拉米施維里的話。——好歹會說得清楚的。回來後，刮刮臉，整整裝，把領子弄得清清楚楚，這就是說，我們要衣冠整齊地去請罪。對嗎？

——對，——戰士們同意說。

於是，把自動槍同背上一指就邁步向林緣走去，隊伍必須由此去進撲施莫洛斯特村的敵寇。

太陽照耀着大地，水鏡般的雪閃爍得刺人眼目。

甘西、基良

漂浮似葉的獨木舟，在波濤洶湧的湍流中，突然碰到一個粗根蓬鬆像盤成一團的毒蛇樣的黑樹墩上。轟地這獨木舟活似一匹怒馬，前蹄一掀而起，幾乎直立在空中，把甘西、基良翻入水裏。接着黑龍江中沖來的冰冷的水將甘西擒住了，把他壓緊在自己富有彈性的急流中，持向某處深淵中去了。

甘西閉起眼睛，泰然任其沈沒。老實說，甘西並沒打算淹死，不過他想等待他父親——著名的獵人季米赫利。基良潛到這裏來，潛到昏暗的深淵中來，將他拖到那陽光煦暖的地方去。但父親沒有來。由於巖壁奔騰而來的強有力的水流窒息着甘西。但父親仍沒有來。甘西發怒了，於是揮動兩手，漂浮到水面上去了。

父親騎在船底朝天的獨木舟上。看見甘西後，却回過頭去唱起關於他的事情的歌來。甘西想攀到獨木舟上，像父親一樣騎在上邊。但手一碰到長滿青苔淤荷的舟緣，就又滑下沉入水中了，而溜滑的怒騰的江水又將他窒息在嗡嗡鳴着的黑淵中。

浮出水面後，甘西高聲喊道：

——你這被狗咬過的蠢鬼，快把我拉上去，要不，我就咬你的腳！

父親哈哈笑了起來，將腿拉起，坐在獨木舟底上，雙手扶着腰背，又唱起曾有一隻母獨生下一隻長耳兔子，見人必害命的歌來。

從來沒有人在甘西面前唱過這種荒謬的歌。他在快速的槳聲中氣喘吁吁地喘着。用指甲抓破生滿滑毛的皮膚，終於樂上了去了。狗喘在舟底上，許久許久說不出話來。後來，用拳頭向父親背上猛打了一拳，說：

——你這長了耳朵的蠢鬼，我永遠記着你這回事。

江岸在兩旁急駛，高聳兀立的柏樹在雲霧中搖擺着洗滌自己的頂梢。江流在河灣上彎曲了起來，那時，就更加湍急，奮力冲到岸邊，發出轟轟隆隆的響聲。

——你好像一隻蝦蟆總是莫名其妙地呱呱呱呱亂叫着。獵人只有帶自己使盡了一個

力氣時才向人求助的。你不是男子漢，到廚房裏去和麵去吧。

過後季米特利、若良一連七天沒有帶着他九歲的兒子去打獵。

一隻黝背的青灰色太熊，側臥在地上，發臭四溢，血淋遍體，笨短的前掌緊貼在繞開來的破腹上。甘西底父親蹲在熊的前邊，把鋒利尖刀插到地裏去擦磨乾淨。父親喉肩胛上受了傷，血直地流着。甘西從地上拾起了他父親底手杖，從上面剝下一片片輕薄的木皮，又割了一塊熊油，將它塞在木皮裏，放在父親底肩胛上，即用繩子結實地纏好

了。

甘西拿書用橡樹皮裹着封為蘇蘇圖，父親由於精疲力竭一頓一頓地喘着氣走在水

邊，唱着快樂的歌。

——你痛得這麼厲害爲什麼還唱呢？——甘西問。

常人們向我說「痛」，那時我就覺得痛。當我唱着我不痛的歌，那痛感更相信自己是真的不覺得痛了。

——那末，爲什麼你總在笑着呢？

——我笑，是因爲熊沒有把我的頭咬下來。我把肩膀放到它面前，欺騙了它。現在將被蠅子吮食的是它，而不是我。

於是他雖然由於精疲力弱弄得脚步蹣跚，還是用強有力的聲調繼續唱着。

有次甘西追趕一隻銀鼠追了五天五夜。他順着雪地上輕如鳥足跡的蹄痕趕去，這隻銀鼠總是一聽到獵人釘着毛皮的滑雪板發出的有節奏的沙沙聲，即逃了開去。最後，甘西追上了這隻潔白如雪的小獸。它隱藏在樅樹枝底杈枒上，小得像一團白雪。

甘西開了一槍。

父親將野獸拿起來，檢視了一遍，在他的臉上現出了厭惡的神色。將手一揮，記號鼠拋了，措拭着手說：

——我真害羞把這樣的獵物拿回村莊去。人們會說，我兒子的槍砂只好中獸腹，而不是獸膽。爲他糟踏了野獸。我們那乃人打獵，趕上野獸臨擊時，他就冷靜得像一塊冰似的心。除不能夠來已機騰動着。那乃人獵擊，還來射擊前，那怕有人在後背上射下一塊肉來，他也不會覺得。你儘能得這麼厲害，簡直像那獵擊，在森林中第一次看映電影時的情態。

甘西羞得無地自容。

父親就是如此來教訓他兒子打獵的訣竅的。甘西在十二歲時，已成了著名的優秀獵人，具有真正那乃人的莊嚴冷靜態度。特洛宜派村地面很大，房屋散漫而不集中，有銀大的一隊那乃人築鰲漁塢底漁船停靠在黑龍江傾斜岸邊。在村莊中最令人注目的地方巍然聳立着兩所樓房：中學校和漁業專門學校。甘西起初在學校裏學習。當他於父親一塊去打獵時，就在被雪掩埋了的小草棚內，脂油燈光下準備功課。後來甘西第一次打死了二隻熊，帶着真正男子漢嚴肅的容貌來至學校時，功課答覆得很壞，於是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書記在休息時把他叫到空閒的教室裏說道：

——基良，你是一個很好的獵人，但如果這樣學習下去，你將不會成爲完人。可是我們相信：你是會成爲一個大人物的。因此，如果你學習也如打野獸一般，我們是非常願意稱你爲共產主義青年團員的。

甘西點頭同意了。在最近半年裏一切功課均獲得了『最優等』的成績。

畢業後，甘西想作獵人繼續到遠處去打獵。支部局把他找來說：

——甘西，你是個能幹人。你應當繼續學習。

——我再沒有什麼可學習的了，——甘西傲然說。——現在我自己可以教別人。他們對他說：

——我們這裏有很多魚，但我們捕的很少，因爲每個人都自命是優等獵人，只用魚叉去叉魚，而不用複雜的捕魚工具去代替魚叉。你應當教會人們大宗捕魚的方法。

甘西不樂意捕魚。他是一個獵人。他不願意到漁業專校去學習，他想將他父親傳給他的衣鉢傳授給別人。但他是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他答應尊重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切規章。

甘西進了漁業專校，過三年後畢業了。他進了集體漁場摩托船上的司機。此時，集體漁場捕漁量已增加了四倍。現在那乃人已不用木槳，黑龍江寒冷湍流上划行，而是用牠鋼的摩托螺旋槳將他們輕輕的魚船趕着前進。而他們著名的獵人甘西，某良便成了偉大的摩托機專家。

甘西仔細研究了機器底一切秘密特點，他成了極嚴格而能主宰它的主人。

甘西入伍服務時，請求給他開機關槍，而不是步槍。他打步槍的本領，是沒有人趕得上的。然而甘西同樣知道，機器的力量是很大的，管理機器的人愈多，機器力量就愈增加。

甘西成了一個偵察兵的機關槍手。他善於不分黑夜與白晝在森林中自由行走，如同在自己家裏一樣，這是誰也趕不上的。誰也不能這樣絕無聲響而被許的追索敵人。

每次在出發執行任務前，甘西同戰士們談話，說明在偵察時，誰要作什麼和應該怎樣作。他發出的問題，比他年長的戰士們稱恭順地回答，因為這位面容嚴肅，眼光沉着的青年具有豐富的經驗，這是他們所沒有的。

但人們對甘西說：『這對你常常很容易，你是一個獵人』，——甘西就楞起眼睛發怒說：『我不是獵人，我是戰士。』

在作戰時，甘西是很吝惜子彈而準確地射擊着。他只是瞄着目標射擊，總是一發接

斃敵人。誰也沒有聽見過他長排射擊亂發子彈的事。

政治指導員向甘西提議，要他同戰士們作關於保護武器的談話。

甘西把自己的機關槍拿來，拆卸開給大家看，只見所有機件都清潔得閃閃發光。

基良說：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有將沙子，髒泥弄到自己眼睛裏的人。但我却看見有些戰士底武器總是弄得很髒的。可是我們都宣過誓，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來愛護自己的武器哩。我去打仗時，總是挺身直前，毫不回顧，因為我知道：如果敵人比我強，你們會跑來援助的。要是你們的武器不好，打不準，因而敵人把我殺死了，那你們便是他的幫兇。現在請你們告訴我：沒有擦好自己武器的戰士，是否有勇氣誠實的正眼看著自己同志呢？

甘西幻想要給機關槍製造一個壓音器。每在短時休息中，他即坐在武器修理廠裏，構思製造壓音器。他終於把它製成了。他的壓音器幾乎將射擊時的聲響減少一半。

甘西用自己智謀，心靈和手底全部力量來進行了戰鬥，他說：

——德國人——並不是野獸，而是比野獸更壞的東西。我還沒有想出這樣鄙卑污濁的名詞來形容他。但我還要繼續想想。

甘西同班長達達德、尼帕利則一塊，到敵人的深後方去偵察。

他藏在汽車路附近的深溝中，用短促準確的排射向德寇的運輸車開火。

基良在顧慮時，手從沒有顫抖過。現在那乃是完全能夠把抽當做例子來說，那為人讀擊時，那怕在他背上劃下一塊刻痕，都是不會震動一下的。

那乃民族廟子弟，在寒冷的黑龍江岸邊特洛宜茨村生長的青年團員，近衛軍人甘肅
學米特利也維赤。甚良。就是這樣同蘇聯人民底敵人搏戰的。

一九四二年。

老運水夫

德寇來到了鄉村中。分頭駐了。最好的一所房屋被軍官佔了。這些軍官都骯髒萬分，滿身虱子把他們咬的癢不堪耐。決定洗洗澡，就找火壺來燒水。匠人們把居民家裏的火壺都搶去，搬運到軍官住的房子裏來。

康特拉季亦原來在集體農莊中當運水夫。德國人因看見他住的小房附近擺着有周圍結滿冰凍的水桶而把他找到了，命令他運水。

康特拉季亦趕着拉水的車子往池塘去，羞得不敢拿眼睛望人。拒絕是不行的，德國人會打死他。

晚上他疲憊萬分地回到自己已被搶劫一空的房屋裏——老太婆簡直不願同他談話了。後來終於忍不住了，就罵了起來：

——德國人當奴才的，坐着不動幹麼？拿起你的東西滾蛋吧，免得玷污了我。
康特拉季亦被罵得臉都發青了。但終於忍住氣說：

——我有的武器就是一把水杓子，有什麼辦法呢？要是我能作主——我就不要用水

幫用硫酸去給他們洗澡。

老太太是很剛強的，爲的不與自己的可耻丈夫有來往，就搬到鄰舍家裏居住去了。康特拉季赤趕着水車去打水時，村人不把他當人看，似乎坐在水桶上的是一條狗。他每每摘下帽子來問好時，總討一場沒趣，誰也不願和他道好。

康特拉季赤每當在朔氣凜冽的嚴寒下，從冰窟中汲上霧氣騰騰的池水時，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愁悶，他簡直想一下子跳到冰窟中，來了結一切。

有一天，德寇在絞吊一個名叫考斯甲、法傑也夫的青年，他們怎麼也吊不上他去。總司令康特拉季赤把大水桶搬到電綫桿旁來。他們把考斯甲拉到水桶上。考斯甲在德國人拴好繩子時說：

「看吧，老鬼，我是怎樣死法。過後你向人們說說，讓他們學學我的模範吧。」

這時他就一脚踢到站在水桶旁邊的德國人眼睛上，那個德國人就這樣一個倒栽蔥，滾到雪裏去了。

康特拉季赤走到人前去宣揚此事。但是，連考斯甲底母親也對他說：

「你這個骯髒舌頭，不配來傳說我兒子光榮慘死的情形。快滾開吧！」

康特拉季赤走到自己空洞洞的房裏，一手從木櫃子上摘下韁繩來，就要上吊，驀地想到：「爲什麼我這樣，用自己的手弄死自己，真是白死？不如讓德國人費費氣力吧。」

他開始在村子裏來回走着，向德國人搖聲奪事。但丘八們只是嘻嘻哈哈的笑起來，大概以爲他是喝醉了酒。只有一次他們打了他一個耳光子罷了。他們又叫他運水。

康特拉季亦連水回來看見德寇人把溝是亂子的軍械放在外面走廊中凍着。他向德國望了望，就把一桶水潑到衣服上，接着把第二桶也潑了，他由房屋中走了出來，皮靴驕的咯咯作響。然而誰也沒有看見他。

康特拉季亦坐在自己的水車上，就往掩蔽部去，在那裏有德寇底追擊砲伸在外面。他驀地計上心來。德國人沒有鑽到外面來：天氣寒冷得連嘴上的涎水都凍凝了。哨兵們身上捆着乾草，背朝風站着，好似一捆凝了霜的乾草。他們沒有留神看運水夫，認他是自己的馴順奴僕，對他已經不存戒心了。

於是，康特拉季亦就站在水車上，用他的長木把水杓子，由水桶中取出水來，不慌不忙地一杓一杓灌到追擊砲筒裏。水桶裏的水灌完了後，就又到池塘那裏去了。

當康特拉季亦運水回來時，射擊開始了。他趕着自己的瘦馬向軍官住宅馳去。德寇隨便披上一些東西往街上跑，因為放在走廊中的見衣服，濕漉漉的凍結在地板上。康特拉季亦就開始用杓子取水向他們身上潑去。把兩個德寇潑得水淋漓的，第三個就蹣跚着離開了一槍。

這次戰鬥是很短促的。德寇底追擊砲被冰凝住了，無法開放。我軍戰士衝入了村中。當大家把康特拉季亦抬起時，他聲音微弱的說：

——兄弟們，你們不要驚慌：我的血是熱的，不像水一樣立刻會凍凝的。

大家把康特拉季亦抬到房屋中。在那裏，衛生指導員給他纏了傷。老太婆急急跑回家來。有人把事情經過從頭至尾告訴了她。她趕忙張羅着，生爐子，哭泣流淚並嗚嗚咽咽地啣着。但衛生指導員安慰她說：——你的可敬的丈夫——是一個堅強的男子。

道荷德國子彈是打不死的。他現在，有了這一次行動後，是萬世不朽的。

後來，考斯甲、法傑也夫底母親也來了。她給老漢帶來了油炸餡餅。她坐在靠近床舖的一張方凳上，請他說一說兒子死時的情形怎樣。

康特拉季赤用臂肘支起身子，忐忑不安地看着這個悲愁女人悽然欲淚的臉，沙着嗓子說：

——通常的言語是無法形容這個人的。說起他來，應當用像無線電般響亮的語言傳遍全世界，使所有的人都爲之驚心動魄。你有了這樣一個好兒子，你的臉上再不要有淚痕了，而應現出自豪的光彩來。說到我這個老頭子，那就應當在你兒子站過的那塊地上去親親嘴：

康特拉季赤呼吸喘促，軟弱無力地落倒在枕頭上。

考斯甲、法傑也夫底母親，低聲嗚咽着。

爐子後邊的蟋蟀初次唧唧地唱起來了。這或許是因爲屋裏暖了，也可能是因有蟻窠走了。種種推測都不能說是沒有根據的。

一九四一年。

渡口主任

一個頭髮微紅的瘦削幼年，赤起一雙灰塵染污的腳站在那裏，顯出一種異乎尋常的尊嚴態度。當他向指揮官行童子團員敬禮時，連他面上的雀斑，也點點顯出一種軍人特有的銅色光彩。

他鄭重而簡單明瞭地自己介紹道：

——我是阿列克賽，安得列維赤。——接着大大咳嗽了一聲，低聲補充說：我們主持渡河工作。

在指揮官的茅棚裏，飲茶和吃炒馬鈴薯時，他比較謙恭地談起話來了。

阿列克賽担任他所任鄉村中的兒童隊長兼渡口主任，已經十一天了。

他們一共八個人。年齡最大的十四歲，最小的九歲。他我有一隻自造的木筏子。他們已用這隻木筏子渡過了三位受傷戰士。

他拿着小棍子試圖把德軍在樹林裏分佈的情況描畫出來。當指揮官問法西斯火力怎樣時，阿列克賽就從衣袋中掏出了一把黑白相間的小石子，把它們擺佈起來。白石子發

示機關槍，黑石子表示大砲。裝甲車的數量則用繩結標明了。

——你有父母嗎？——指揮官問。

阿列克賽噘起嘴生氣了，隨後傲然說道：

——我並沒有問你的家務。我到這裏來是爲了公事。你需耍好槍嗎？

——用得着，——指揮官同意了。

阿列克賽站了起來嚴肅地說道：

——請你晚上派幾個戰士到渡口來。

晚上，戰士們在他指出的地點找着了八十枝濕淋淋的步槍。

第二天清晨，阿列克賽又到指揮官這裏來了，神氣更加高傲嚴肅。他急不能耐地聽完指揮官感謝話後，帶着渺不足道的神情說：

——德國人喝醉了的時侯，誰都可以把他們的槍拉走的。要是把大砲拖來了——這才有趣咧。

——能夠麼？——指揮官問。

——要是用計策去拖取，當然能夠。

這時，這位幼年就保持不了他充任渡口主任的冷靜沈着態度了，指手畫腳地描畫他正在怎樣設法將陷在淤泥中的大砲拖出來，軍官怎樣鞭打兵士。

深夜，小孩們用自己的筏子將七位戰士渡到了對岸。黎明時，整滿淤泥的一帶四五公厘口徑的大砲和八二公厘口徑的迫擊砲已運到我軍防地來了。

夜間疲勞已極的小孩們，睡在指揮官的茅棚裏。

這時部隊需要轉往新陣地去。指揮官在茅棚附近來回徘徊，總不願意喚醒他們。最後他決定了。把阿列克賽底肩膀觸了一觸，輕聲說道：

——小弟弟，我要和你告別。我們現在就要開拔了。留下什麼東西給你作紀念呢？

阿列克賽微笑了一笑，向指揮官從頭至腳細看了一看，他的眼光停在腰間的手槍上面了。

指揮官默然將手槍解了下來，遞給這位幼年。阿列克賽把手槍握在手裏；臉上高興得光輝四射。他精巧地從彈匣中鈎下了子彈，拍拍的扳了幾下槍機，突然愁鬱地長嘆了一聲，即將手槍交還給指揮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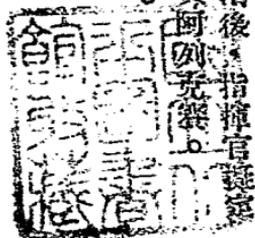
——請你收起，我不能把它留在身邊。德國人搜到了會猜想到我是偵探。那時他們也會把其餘的小弟兄們捉來槍斃的。

他畢竟把手槍交還給指揮官了。

他們彼此緊緊地握了一握手，默默無言地告別了。

今天激戰後，把法西斯的一營人連同幾輛坦克和兩班摩托車隊擊潰後，指揮官擬定向政府請獎的名單，頭一名便是擬請獎以紅旗勳章的渡口主任童子團員阿列克賽。

一九四一年。





改變舊作風

(武鄉光明創作)
劇團集體

(新唱劇)

這劇共有五場，取材於太行區的武鄉，描寫過去一些幹部脫離羣衆，命令主義，投機空談以至逐漸退化，後來在羣衆大民主運動中，經過改造，又和羣衆在一起積極生產，熱情工作，爭取了模範工作者。內容現實，情節逼真，初稿後曾出演多次，得到

廣大羣衆歡迎，排演也容易。

毛澤東故事

(本編重)

你知不知道毛主席
小時候的故事？毛主席
怎樣愛護老百姓？毛主席
怎樣愛護勞動英雄？
……這本書能夠有系
統的告訴你毛主席的小
時候的故事，一九二七
年土地革命時的故事，
愛護老百姓、小孩子、
勞動英雄的故事。識千

把字的人就能看懂。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小兵號

(著夫彥·說小)

這位「小兵號」，原是被國民黨反動隊伍強抓
來的農民小孩子，又被八路軍解
救過來做了人民軍隊的吹手。故事
描寫這位小兵號兵怎樣的變成人民的
軍隊之後，在一次戰鬥中，又被敵
方俘虜，而他的英勇行為與逃脫虎
口的遭遇生動、通俗，看了第一節
，就捨不得放過第二節。這是本
年度大眾文藝運動中值得一提的作
品。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 恨 與 愛 ★

著者：考什夫尼科夫

譯者：汪 濤

出版者：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華北新華書店

總店：河南武安 洽陶

分店：河北邯鄲 邢台

山西長治 左權

協成印刷廠承印

二九四六年十二月 初版

79.57
10